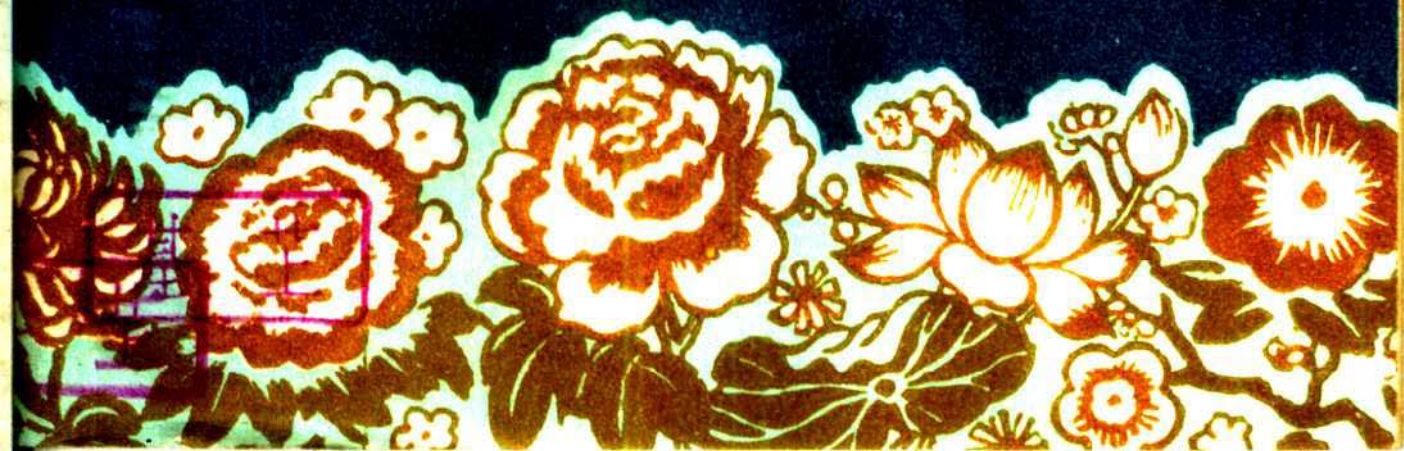




农村业余剧团小丛书

泗州戏

风雨之夜

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
藏书章

风雨之夜

宁宗宪 改编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农村业余剧团小丛书

泗 州 戏

风 雨 之 夜

宁宗宪 改編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金寨路)

安徽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2号

安徽省合肥印刷厂印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: 787×1092毫米 1/50 印张: $\frac{14}{25}$ 字数: 10千

1964年11月第1版

1964年11月合肥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,000册

劇 情 簡 介

老兽医馮老爹和他的闺女馮玉兰，在一个风雨之夜做了两件好事：一是为邻社过路的青年治好了病牛；一是为抛了锚的客車上的旅客送衣送食，問寒問暖。剧本通过这两件事情，以虚实对照的手法，表現了馮老爹父女热心集体、助人为乐的高尚精神。

时 间 一九六三年。

地 点 沿淮某生产队。

人 物 馮 健 二十二岁，社員

玉 兰 十八岁，社員

馮老爹 六十四岁，公社兽医

〔二幕前。

馮 健 （內唱）

狂风暴雨震山川，

（馮健牵牛顛扑上）

雷电交加把路赶，

我牵牛邻社去支援，

回来偏遇这倒头的天！

也怪我心急走小道，

黑夜迷路步步难。

喔！喔！

坡陡路滑牛也难走，

抬起蹄子它往后踮，

气得我扬起牛鞭就要打，

唉！手未落下我心又軟。

老憨，老憨！慢慢往前走吧，找个地方住下，不比在山洼挨淋受餓強？好好跟我走啊！喔……唉！走吧！

(张望片刻)噢！老憨，你看！

(唱)

看前面隱隱約約燈光閃，
有灯有火定有人烟，
如今公社是一家，

(夹白)老憨牛，走吧！

保你吃的飽来睡的甜。

喔！喔！

[吃力地牵牛下。

[二幕启，玉兰上。

玉 兰 (唱)

八月的天气变化多，
阴阴晴晴难捉摸，
这几日連天阴雨剛放晴，
到夜晚又是大雨傾盆潑。
全队的劳力上河堤，
我爹爹年老不准他跟着，

他走不安来坐不宁，
就象螞蟻爬热鍋，
忽听見公路汽車朴朴响，
想是拋錨在山坡，
我的爹冒雨前去看，
(開門看)
他还不回来为什么？
天黑路滑我不放心，
(關門取風灯点着)

〔馮老爹上。

馮老爹 (接唱)我趕緊回家拿衣帶烙饅！
玉兰，快開門。

〔玉兰上。

玉 兰 (內应)来了！爹，可是汽車拋錨了？

馮老爹 是呀！（唱）

我跨过山沟爬上坡，
見一輛客車熄了火，
司机忙了好一陣，
引擎老是发不着，
旅客倒有一二十，
又是冷来又是餓，

孩子嚷着要吃飯，

年老人凍的直哆嗦。

玉 兰 (惊慌) 哎呀，咱得赶快設法呀！汽車
還不知什麼時候修好呢！

馮老爹 看司機怪沉着，料想能够修好，咱們
先送几件衣服去，讓老人和小孩挡挡
寒！

玉 兰 那好！（急下）

馮老爹 (独白) 夜深又遇大雨，还得烧些热湯，
烙些饅，讓旅客垫垫肚子、暖和暖和
才是！（玉兰取衣上）

玉 兰 爹，你看够了吧！

馮老爹 这哪够呀！（唱）

老弱倒有七八个，

这几件衣服夠什么！

我到前村再借几件，你快烧点湯，烙
些饅，等我回来拿！

玉 兰 放心，这事我包了。

馮老爹 那好。可要快些啊！

玉 兰 誤不了。（馮老爹下）

玉 兰 (唱)

爹爹为人心腸好，
做事从来不会差。
我急急忙忙来和面，
烙好了大饅等爹回来拿。

〔玉兰下，馮健拉牛吃力地上。〕

馮 健 （唱）

风大雨大路稀烂，
一步一滑真为难。
老牛走的更是慢，
老憨，老憨，快走吧！

（接唱）

你放开步子往前赶。
喔，喔！（見房外牛棚、甚喜）噢，真巧，
还有牛棚，来，老憨，这有店房，进
去歇歇。（拴牛后拟敲门，又迟疑）算了，
黑更半夜已經睡了，怎好打扰人家
呢？（立檐下躲雨，忽感寒冷）

（唱）

刚才赶路没在心，
衣服淋透冷如冰。
有心上前敲门进，

唉！半夜怎好麻煩人。

(立檐下搓手踏步)

哎呀，不好！我这样冷，牛不是也冷嗎？还是喊喊主人，借点干草喂牛。
喂！开门啦！

玉 兰 (内应)来了(开门)是你叫門嗎？进屋歇歇吧！

馮 健 哦，哦，(进屋张望)你家还有人嗎？

玉 兰 还有我爹！

馮 健 哦，有老爹那好。老爹睡覺了嗎？

玉 兰 哪能睡呀！(唱)

狂风暴雨来的急，
全队的劳力上了堤。
爹爹年老队里没赶上，
他心急象是猫抓的，
有辆汽车抛了锚，
他给旅客去送衣。

馮 健 这么說，老爹不在家？(有些拘束)

玉 兰 嗯！看你衣服都淋透了，快脱下来烤烤，等馍熟了，吃一些，噢！

馮 健 不，不，我还是到牛棚下面，躲躲

雨算了！

(拟出，玉兰拦住。)

玉 兰 这怎么行呢？(唱)

雨夜客人到門前，
站在外面我怎安！
再說我爹一向就好客，
他回家定要埋怨俺。

馮 健 这……(牛叫声)

玉 兰 怎么，是你带来的牛？

馮 健 嗯。

玉 兰 喂了嗎？

馮 健 喂了还会喊門嗎？

玉 兰 哎呀，为什么不早說呢？快抱点干草喂牛。

馮 健 謝謝你。(急进屋，玉兰提灯，馮抱干草喂牛。复上)

玉 兰 記住(一本正經地)牛讓大雨淋了，再不喂，又冷又餓会生病的。当飼养員連这点都不懂！

馮 健 我，我不是飼养員。(唱)

我中学毕业沒多久，

回到农村当社員，
邻社里开荒耕牛不夠用，
俺馮庄队抽条犍牛去支援。
飼养員年老又有病，
我替老人走一番，
赶回来天黑遇雨迷了路，
感謝你热情照顧多周全。

玉 兰 这么說，你是替老飼养員送牛支援人家的？（唱）

剛才出言多冒犯，
且莫在意請包涵。

馮 健 哪里。（唱）

多虧同志你直言，
怪我把牛丢一边。
黑更半夜麻烦你，又拿这么多牛草，
真不好意思！

玉 兰 啊，这有什么呀！（唱）

如今公社是一家，
劳动人民心相連，
这点小事理当办，
何必为这挂心間，

馮 健 那……那我只好領情了！

玉 蘭 自个家里一点点草，領什麼情呀！不許說！

馮 健 好……好，俺就不說了！

玉 蘭 对，这还差不多！同志，你姓馮吧？

馮 健 噢，你怎么知道姓馮呀？

玉 蘭 你不是說你是馮庄队里嗎，馮庄队不姓馮姓什麼？

馮 健 我是姓馮，可俺馮庄有好几姓咧？

玉 蘭 俺这里就沒有二姓。

馮 健 你真会說笑，这山边只你一家，当然沒二姓嘍！（玉兰笑）

玉 蘭 你叫什么？

馮 健 叫馮健，（見桌子上面）噢，你家只有两口人，和这許多面做什么？

玉 蘭 你不知道，有輛客車在这拋錨了，車上一二十旅客，又冷又餓，烙些饅給他們送去！

馮 健 哦！是这样！

玉 蘭 馮健同志，你到灶屋里歇歇，烤烤衣服，吃点热饅，暖和暖和！

馮 健 不，不，我吃过晚飯来的！

玉 兰 吃过晚飯，到現在也該餓了，去罢，
別客气！（推馮健下）

〔馮老爹上，敲門。

馮老爹 開門哪！

玉 兰 哦，俺爹回来了吧！（開門）爹！

馮老爹 饅烙好了沒有？

玉 兰 哪能这么快呀，得好几鍋呢！

馮老爹 好吧，我等一会。（馮健上）噢！來客
人了，小伙子，從哪來？

玉 兰 他姓封（馮）。

馮老爹 哦！姓封。叫什麼？

玉 兰 叫封（馮）建（健）。

馮老爹 哦，叫封建，這封——建，噫，怎麼
叫這個名字，多不好听！

玉 兰 （笑）哈哈，爹，你鬧錯了，馮是二
馬馮，這健……

馮 健 健康的健。

馮老爹 封建——馮健，哦，我明白了！

（繞口令）

乍听是封建，

細听是馮健。

不知是人封建，

还是名馮健。

名馮健可不是人封建，

人封建不一定名馮健。

馮 健 嘿嘿，（憨笑）老爹也好开玩笑。

玉 兰 我爹就爱編个繞口令，高兴了，順嘴就来。

馮老爹 人家老誠又懂礼貌，誰象你疯疯傻傻。

馮 健 老爹，你貴姓？

馮老爹 你听。（唱）

說起来，真笑話，

人都喊我牛媽媽，

你說說世上奇事有多少，

誰見過，白花花胡子的老媽媽。

馮 健 呵！牛媽媽？老爹真会說笑話。

玉 兰 真的嘛！（唱）

叫同志，听我啦，

俺爹說的一点也不差。

山前山后你問一問，

誰不喊爹牛媽媽。

馮 健 这……

馮老爹 怎么，你还不相信嗎？

馮 健 啊！牛伯伯。

馮老爹 啊，連我的姓也改了。（唱）

酒逢知己千杯少，

咱們是性情相投趣話多，

人說我老汉爱逗趣，

你也爱把笑話說。

我倆剛見头一面，

你改我姓为什么？

馮 健 （唱）

难道我把話說錯，

老爹你不姓牛可姓什么？

馮老爹 （唱）

我不姓牛也不姓馬，

我倆五百年前是一家。

馮 健 原来你老人家也姓馮，我太冒失了。

不过我还糊涂，你为什么叫牛媽媽？

玉 兰 我爹待牛就象媽媽待孩子一样，所以人家都喊他牛媽媽。

馮 健 哦，原来是这样。

馮老爹 玉兰啊！客人来了大半天，你可招待客人吃饭了？

玉 兰 这还用说吗。

馮老爹 这还差不多，爹不在家也懂得招待客人了。

玉 兰 要不，就是你的闺女了吗？

馮老爹 说你胖，马上就喘起来了。（发现地上有草）你看你，还逞能呢，客人来了，连地都没扫。

玉 兰 哪里，刚才抱草喂牛的。

馮老爹 啊！还有牛？（急提灯下场看牛，馮拟跟去，玉兰拦住）

玉 兰 算了，他爱牛就象爱命一样。

馮 健 哦。

玉 兰 队里牲口，他哪天不去看几遍。

〔馮老爹气冲冲地上。〕

馮老爹 你是怎么搞的？（唱）

孩子做事不牢靠，
为什么不把老牛放心梢？
只顾在屋里说玩笑，